雙橋隨筆

四

詳校官中書臣潘有為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雙橋隨筆卷七

鳳縣知縣周召撰

晉宋時人雖放誕不羈而情關父子處天性切摯亦可以觀如謝虎子嘗上屋熏鼠胡兒既無由知父為此事聞人道癡人有作此者戲笑之時道此非復一過太傅既了已之不知因其言次語胡兒曰世人以此謗中郎亦言我共作此胡兒懊熱一月中閉齋不出桓南郡船

洎荻渚王大服散後已小醉往看桓桓為設酒不能冷
飲頻語左右令温酒來桓乃流涕嗚咽殷仲堪父病虛
悸聞床下蟻動謂是牛鬬孝武不知是殷公問仲堪有
一殷病如此否仲堪流涕而起曰臣進退惟谷宋武帝
嘗稱謝超宗有鳳毛右衛將軍劉道隆在座出侯超宗
曰聞君有異物欲覓一見謝曰懸罄之室何得異物耶
道隆武人正觸其父諱曰方侍宴至尊說君有鳳毛謝
徒跣還内此數公當日情事使令人處之未必如此

唐人喜撰小說如雲溪友議之類誕妄不經其所載李羣玉一事罪過尤重羣玉題黃陵廟詩曰黃陵廟前春已空子規滴血啼松風不知精爽落何處疑是行雲秋色中李公自以春空便到秋色躊躕欲改之乃有二女郎見曰兒是娥皇女英也二年後當與郎君為雲雨之遊李君遂悉其所陳俄而影滅遂掣其神塑而去至潯陽見段成式具述此事成式戲之曰不知足下是虞舜辟陽侯也羣玉題詩後二年乃逝於洪井按帝堯耋降

二女於溈汭所以觀厥型也非尋常女子可知且舜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是舜死時二后皆逾耄年矣後世竹淚之說比於紅顏形之咏歌極其猥媟如雲溪子所載污蔑難堪令人張目此皆立廟塑像者造孽非凡以至此讀明莊儼然之句可知矣然在村婦田氓尚不足怪號為文士而播其筆尖比於嬉戲褻慢聖神莫此為甚此等紀載之書付之祖龍一炬可也呂文靖生四子公弼公著公奭公孺皆少時文靖與夫

人語四兒他日皆繫金帶但未知誰作宰相吾將驗之他日四子居外夫人使小鬟持四寳器貯茶而往教令至門故跌而碎之三子皆失聲或走歸告夫人者獨公著凝然不動文靖謂夫人曰此子必作相元祐果大拜

朱晦庵答或人論心之問曰心之虚靈無有限量如六合之外思之則至前乎千百世之已往後乎千萬世之未來皆在目前又曰人心至靈千萬里之遠千百世之上一纔發念便到那裡神妙如此却不去養自旦至暮

只骨轉展於利欲之中都不知覺此說論心極透內反者不可不知

李紳在鎮有老僧詰謁願以因果諭之紳問阿師何處來答云貧僧從來處來遂決二十日任從去處去待此等僧法應如此而雲溪友議謂其貧遊惠山寺屢以佛經為文稿被主僧毆打故終身憾焉抹却短李惡僧本意矣

唐南中丞卓吳楚遊學十餘年衣布衣乘牝衛薄遊上

蔡蔡牧待之似厚而為客吏阻難每宴集令召則云南
秀才自以衣冠不整稱疾不赴南生羇旅窮愁似無容
足之地惟城南鬻飯老媼待之無厭色後亦為蔡牧遂
戮仇吏而報飯媪焉明侍郎孔公鏞為諸生時家赤貧
饔飧不給每詣學則買二飯充饑五聖閣有道媪見其
旦晚經門一日迎入問故公以實告媪心憐之謂曰吾
家晝則有齋夜則有燈秀才肯僑居此乎公從之遂得
肆志於學後舉進士歸媪已死公斬衰冠送葬焉巾幗

老婦中反多慧眼若此

謝在杭曰唐武宗會昌投龍文自稱承道繼玄昭明三光弟子南嶽上真人宋徽宗羣臣上尊號為玉京金闕七寶元臺紫微上宫靈寶至真玉宸明皇天道君其上章青詞自稱奉行玉清神霄保仙元一六陽三五璇璣七九飛元大法司都天教主噫莫尊於天子百神皆受號令者也而反屈萬乘之稱從黄冠之號不亦兒戲狂惑之甚哉其後會昌既變起幕帷而宣和亦身膏沙漠

九天道教何無感應若是哉又曰古今奉佛之主莫甚於梁武帝唐懿宗奉道之主莫甚於唐武宗宋徽宗求仙之主莫甚於秦始皇漢武帝然大則破國喪身小亦虛耗海内惟崇儒重道之主安富尊榮四海又安而世之人君往往不以彼易此何也噫無論人君即士君子讀六經傳注以取科第而其後也不有非毀先儒棲心釋老者乎背本不祥反古不智是名教之罪人也先生此等議論有裨於世道人心不小然其論觀音眞武及

人死為閻羅王玄壇神以黑虎變蟋蟀等事若以為實有者又何淺鄙之甚也所見若此屠緯真若談前生之說又何足怪其所載張真人治狐妖事尤屬荒唐張子韶九成射策集英殿直陳時事極其剴切高宗感其言擢置第一曰九成文雖不甚工然上自朕躬下逮百執事之人無所迴避擢置首選誰謂不可當九成之對策也至晡未畢貂璫促之九成曰未也方談及公等其言劉豫則比之狐貍鴟鴞或傳以示豫豫不勝憤牓

之康莊手劍以屬刺客衆爲寒心九成曰欺天罔人惡積禍稔殆自斃矣後因陛對高宗語之曰逆豫膀卿廷策謀以致害非卿有守豈能獨立不懼故制詞有逆賊聞風而悚懼之語九成慷慨論列讀其策至今凜凜猶有生氣在宋人制策中指難多屈也

士大夫與人論事當心平氣和不可過激明道先生在熙寧之際惟異於好直者必欲力攻以取勝故王安石多爲之動嘗被旨赴中書議事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

之先生徐曰天下之事非一家私議願公平氣以聽之安石愧屈又曰熙寧初介甫行新法益用君子小人君子正直不合介甫以為俗學不通世務斥去小人苟容諂佞介甫以為有才能知變通用之君子如君實不拜同知樞密院以去范堯夫辭同修起居注得罪張天祺監察御史面折介甫被謫介甫性狠衆人皆以為不可則執之愈堅君子既去所用皆小人爭為刻薄故害天下益深使衆君子未與之敵俟其勢久自緩委曲平章

尚有聽從之理俾小人無隙以乘其害不至如此之甚也又曰新政之改亦是吾黨爭之太過成就今日之事塗炭天下亦須兩分其罪可也此語極中言路之病石守道諸公所以不免壞事之譏也

人之愛其妾也甚於妻故諺云妻不如妾夫妻子備而孝已衰況肯嚴於治妾以奉其親乎甚矣李于鱗先生之孝也先生生平極愛蔡姬蔡姬必侍太夫人匕箸一日手製小食上之太夫人不下箸先生目攝蔡姬叱令

啜盡蔡姬即時跽而謝無狀先生稍解夫世之尊先生者但以其文耳而不知其孝也如是奈何不永其傳而使人有天道無知之嘆悠悠彼蒼安得叩關而問之

往余過介休見郭外屋燬於火皆神廟也土木之像金身粉貌狼藉瓦礫場中不啻焦頭爛額而旁有字數行云本里擇某日祈神禳火云云余不覺失笑吾鄉目前之苦野廟叢祠皆罹兵燹村落有僅存者輙誇以為本境神明助佑之力蓋四鄉所奉之神無非徐王令公姓

名面貌皆一人也柰何靈於此而不靈於彼耶況在彼之廟貌血食尚有盛於此者乎或曰聞之某郡城東西門皆有關忠義祠東門迎過西門必換一侍教生帖而後去西門之迎也亦然然則關忠義可分為二霸王令公之不同也又何足怪

陳眉公巖棲幽事云凡山具設經籍機杼以善俗訓家備藥餌方書以辟邪衛疾儲佳筆名繭以點繪賦詩留清醪雜蔬以供賓獨酌補破衲舊笠以犯雪當風畜綺

石奇墨古玉異書以排悶永日製椰絮枕蘆花被以連
牀夜話狎黄面老僧白頭漁父以遣老忘機
讀書須窻明几淨時時拂拭案頭架上位置楚楚不可
狼藉無災黄山谷誡子弟云吉蠲筆墨如澡身浴德指
拭几硯如改過遷善敗筆涜墨曠子弟職書几書硯自
黙其面惟弟惟子臨深戰戰此書室銘也敬以書紳庶
不犯涜俗主人之意
李及知杭州日市白集一部乃為終身之恨郎基清慎

無營嘗曰任官之所木枕亦不須作況重於此乎惟頗令人寫書樊宗孟遺之書曰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其答曰觀過知仁斯亦可矣余性極嗜書及知鳳縣但有荒山确石耳無書可市亦無市書之具無書可寫亦無寫書之人欲學兩公而不能無恨并無罪過蓋地方使然雖欲不爾不可得非敢自以為清也每以語客為發一粲

孫莘老知福州時民有欠市易錢繫獄甚衆有富人出

錢五百萬葺佛殿請於莘老莘老徐曰汝輩所以施錢者何也衆曰願得福耳莘老曰佛殿未甚壞佛又無露坐者孰若以錢為獄因償官逋使數百人釋枷鎖之苦其獲福豈不多乎富人不得已諾之即日輸錢囹圄遂空

歸田錄云太祖初幸相國寺至佛像前燒香問當拜與不拜僧錄贊寧曰不拜問其何故對曰現在佛不拜過去佛帝微笑而頷之遂為定制至今行幸燒香皆不拜

也議者以為得禮余以為并寢行幸焚香之舉為是而歐公亦僅以不拜為得禮耶

董遐周吹景集中所徵糖字甚多多出僻書又馴雅後有補入唐以後事者更成後勁試閱之不但枵腹枯腸徒有望洋之嘆即滿架牙籤俱經寓目未能也人奈何輕言博覽

趙子固至昇山下舟覆手擎定武褉立水中大呼曰帖在此他物盡失無妨也庚詵愛林泉嘗遇火止出書坐

於池上曰惟恐損竹鍾情若此有似於癡然雅人深致千載如見董遐周謂其差勝悠悠者以七尺軀殉胡椒八百斛也信然

范文正公鎮越民曹孫居中死於官其家大窘公乃以俸錢百緡賙之為具舟擇一老吏送其舟且題詩曰一葉輕帆泛巨川來時暖熱去凉天關防若要知名姓乃是孤兒寡婦船公好義若是麥舟之贈乃家教使然陳咸不聽教諂之言觸屏風睡崔烈子惡其銅臭貽謀不

善至為其子所譏然世少象賢之子雖家言世範累牘連篇而終不能挽回其不肖者何也

張士誠據吳中東南名士多投之不可致者惟楊廉夫一人士誠無以為計一日聞其來吳使人要於路廉夫不得已乃一至賓賢館中士誠聞廉夫至甚喜即命飲以受賜之酒酒未半廉夫作詩云江南歲歲烽烟起海上年年賜酒來如此烽烟如此酒老夫懷抱幾時開士誠知其不可屈不強留也士誠一賍貧人耳乃能折節

下賢而不奪其志勝夫世之坑儒溺冠謾罵而蔑視之者多矣

李璧翁一家言有辯煞說一篇其始以煞為必無而究主於調停則為蓋期陳牲於庭以送之此其說與予謂之姑徐徐云爾者何異余以為吾輩論事亦斷之以理而已人死而有煞此理之必無者也何也凡人與物之在天地間也得氣而生氣盛而壯氣衰而老氣竭而死故曰生寄也死歸也本義曰魂遊魄降散而為變鬼之

歸也易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記曰神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身既歸矣其生也自無而有其死也自有而無矣又何自有神焉而且分為雌與雄者依於其人以作祟哉此等不根之語皆僧道陰陽家造為題目以賺人如吾鄉遣煞闢殃接七撞七判斛奔五方遊十殿之類無不可笑乃習俗相沿不行者必以為怪考之於古居喪之制何嘗有此而不聞讀禮之聲但守狥時之見往者余居太孺人暨伯氏之喪亦不得不踵而行之

蓋吾母吾兄而亦不獲用吾情矣盧承慶曰死生至理猶朝有暮吾死歛以常服葬勿卜日余與兒輩約凡世族荒唐之舉一槩屏絕此余生平所最惡而沾沾以為獨立不懼者萬勿徒畏人言反使泉下之人為之頓足而張眼

金聖嘆說快云寒士來借銀謂不可啟齒於是唯唯亦說他事我窺其苦意拉向無人處問所需多少急趨入内如數給與然後問其必當速歸料理是事耶為尚得

少留共飲耶不亦快哉此一快余初歸里時有之而未
嘗待其來借也但諸君不能治生隨手散去數有買菜
之益究亦無補安得呂純陽一指點石為金使天下寒
士皆歡顏而余亦為之暢然無憾也哉
作詩最難事也唐子西云吾於他文不至蹇澁惟作詩
甚苦悲吟累日僅能成篇初讀之未見可羞處姑置之
明日取讀瑕疵百出輒復悲吟累日反復改正比之前
時循循有加焉復數日取出讀之疵病復出凡如此數

四方敢示人然復不能奇也李賀母責賀曰是兒必欲嘔出心肝乃已非過論也今之君子動輒數百言畧不經意不甚可愧哉子西此言真惡作詩痛癢者世人刻燭扣銅盆計步叉手但取捷而語未工皆為曹温諸公所誤耳

唐德宗初政美處亦多齊總掌後務以刻剥求媚擢為衢州刺史給事中許孟容封還詔書曰衢州無他虞齊總無殊績忽此超奬殊駭羣情若有可錄顧明書勞課

然後超改以解衆疑詔遂留台孟容奬之
吐突承璀盛修安國寺奏立聖碑先構樓請勅學士撰
文欲以萬緍酬之帝命李絳爲之絳言堯舜禹湯未嘗
立碑自言聖德惟秦始皇刻石高自稱述未知陛下欲
何所法且叙修寺之美豈所以光聖德耶帝命曳倒碑
樓承璀言樓大請徐毀撤帝厲聲曰多用牛曳之承璀
乃不敢言凡用百牛乃倒
自昔大家婦女有最賢者唐節度使李光進與弟光顔

友善光顔先娶其母委以家事母卒後光進乃娶光顔使其妻奉管鑰籍財物歸於其姒光進反之曰新婦逮事先姑命主家事不可易也因相持而泣此雖係光進兄弟友于之愛甚篤然亦室中之婦皆能聽之無間言以視世人鬩牆之變多起於長舌為厲階者其賢不肖相去何如也至於光進恪遵母命其為孝子抑又可知矣

嚴平子語錄士君子修身如塑像然形容既定時復增

損脱換以求可觀於世薛譜孟評云三代以上多是追金琢玉各成模範三代以下則如泥塑塗金耳雖然亦有之孔明君實元晦金鑄長源子瞻輩玉刻故皆萬古

韓退之木居士詩偶然題作木居士便有無窮祈福人蓋當時以枯木類人形因以乞靈也今在衡州之耒陽縣北沿流三十里鰲口寺至今人祀之元豐初年旱暵縣令禱之不應為令折而焚之主僧道符乃更刻木為形而祀之張芸叟南遷郴州過而見之題詩於壁云波

穿火透本無奇初見潮州刺史詩當日老翁終不免後來居士欲何爲山中雷雨誰宜主水底蛟龍睡不知若使天年俱自遂如今已復長孫枝子每憤南方淫祀之多所至有之陸龜蒙所謂有雄而毅黝而碩者則曰將軍有溫而愿晳而少者則曰某郎有媪而尊嚴者則曰母有婦而容艷者則曰姑而三吳尤甚所主之神不一或曰太尉或曰相公或曰夫人或曰娘子村民家有病不服藥劑惟神是事必先禱之謂之問神苟許其請雖

冒險以觸憲網必為之僞不諾其請卒不敢違也凡禱必許以牲祀謝所費不貲禱而不驗病者已殂猶償所許之祭曰勿償其禍必甚無知之俗以神之捍灾禦患為可畏惴惴不敢少懈也豈獨若是乎近者士大夫家亦習此風稍有識者心知其非而見女子之易惑故牽於閨幃之愛亦遂狥俗殊可駭嘆且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豈有以酒食是嗜而竊禍福以饕餮於愚魯之民豈所謂聰明正直者耶至於嶽也瀆也古先聖賢德有功

於人載在祀典血食一方者吾敢不欽奉之乎所謂郎
者姑者安能禍福於忠信之士吾所未信也世世豈無狄
梁公為一草之居士既為令之所焚矣彼庸髡者復假
託以惑衆則尤可笑云此宋張邦基墨莊漫錄中所載
又載衢州一事云衢州廳事下有土勢隆起篠本叢生
相傳云古塚也舊有碑其文云五百年刺史為吾守墓
以此前後相承皆畏而不敢慢紹聖元年齊安孫賁公
素為守問之左右以是對公命毀去之官吏大恐闔府

叩頭以諫公曰藉令土中有賢者骨當以禮法遷之乃為文自祭而除之了無他異但有二石峯長五六尺堅瘦泔潤又有大木之根盤踞其下羣疑遂定石上有刻云乾符五年五月三日安於此押衙徐諷龍山起此石刺史季穀題又刻云開寶七年重疊峨嵋山于廳事前於郡齋文會閣移季公之石安置於此刺史愼知禮題時公素方修州治南韶光園重建清冷臺堂成乃移二石於堂下名曰雙石嗟乎愼公移石去季公之得石凡

九十七年公素之破疑塚出石去慎公又一百二十一年物之顯晦抑自有數第不知峨嵋之廢及冒塚之名自何時也公素一旦嬉笑為之遂釋千百年之惑張芸叟有詩云芝蘭雖好已當門何況庭前惡土墩畚鍤纔興雙劍出狐狸盡去老松蹲百年守塚真堪笑一日開軒亦可尊安得擲從天上去成都石笋至今存公素奇謂剛毅正直自信之君子也張公所記二事皆可以醒世人之惑於邪說者所關非淺乃衛治古塚之悮不過

一石已經孫公移置無復可疑矣後歷年稍遠又爾傳訛復以為郭璞墓也至明郡守李公遂始出其石發去而為之記曰衢治廳事之前有封嶄然蔭以竹樹高與堂等隅離中外莫可洞視即數十人聚論背立無覺也傳云郭璞墓發之者於守輒不利更數百年莫之决也嘉靖戊戌豐城李遂守郡事惡其當面如樹塞也視之曰郭公忠而被戮捐軀江東不當與公從爭出入為胥吏嬖數也乃啟視之中有錦川石二狀如筍高可丈許

且其碑云唐刺史得而翫之封以去後即其言封處植竹木因以為郭璞墓云嗚呼禍福之移人也豈必庸衆人哉景純死地葬處學士類能言之而積疑習舛歷千百年愈益固則不利於守之語有以繫之耳是故自私自利之心勝而禍福之說售禍福之說行而是非謬即目前顯設猶復譸張矧地中之葢藏乎然李公愛石遺訛妨公惑聽亦可為玩物之戒也云云嗟乎一石之微耳自乾符迄於明嘉靖不為不久經數公移置著其事

於詩與記不為不詳謂可以解愚人之惑而釋後世之
疑矣乃終不能置而又建其祠於府署傍牓曰石將軍
廟彼雄而毅黝而碩者為將軍猶有其形在也今則頑
然二石且又發去而又忽謂之將軍立祠以祀出於何
典耶人之可笑一至於此因讀不居士詩并及吾衢移
石事備書之以誒世之能為孫李二公者

唐太和中李德裕鎮浙西有劉三復者少貧苦學有才
思時中人齎御書至以賜德裕德裕試其所為謂曰子

可為我草表能立就或歸以創之三復曰丈理貴中不貴其速德裕以為然三復又請曰漁歌樵唱皆傳公述作願以文集見示德裕出數軸與之三復乃體而為表德裕嘉之因遣詣闕求試果登第歷任臺閣三復沒後其子鄴勅賜及第登廟廊上表雪德裕以朱厓神櫬歸葬洛中報其先恩也士大夫美之

宋范延貴為殿直押兵過金陵張忠定公見為守因問曰天使延路來曾見有好官員否延貴曰昨過袁州萍

鄉縣邑宰張希顏著作雖不識之知其好官員也忠定曰何以言之延貴曰自入萍鄉縣境內驛傳橋道皆完葺田萊墾闢野無惰農及至邑則廛肆無賭博市易不敢喧爭夜宿邸中聞更鼓分明以是知其必善政也忠定大笑曰希顏固善矣天使亦好官也即日同薦於朝此事載東軒筆錄中余閱之亦大笑曰忠定亦好官員也非延貴則不知希顏非忠定則又不知延貴矣使為官者皆能若是天下豈愁無好官員而百姓寧有不得

其所者哉

以子冠氏子者男子通稱孔子大聖孟子大賢例則稱子孔子復號夫子者邢昺孝經疏云孔子嘗爲魯國大夫故弟子連官稱尊之以别餘人也後之尊師者因例曰夫子近時朱文公稱周程特曰子周子子程子復於姓上繫子按公羊傳其曰子沈子子司馬子何休釋云加子姓上名其爲師也若非師而但有德者不以子冠氏朱子於周程蓋尊師之

本朝以居士稱者實繁即孟子所謂處士也六經中惟禮記玉藻有曰居士錦帶注道藝處士也居士之名昉此此語載宋蕭參希道錄中乃後世似以喜尊二氏之教與緇黃相契者為居士林下尊宿多以自稱又非古昔命名之意矣

李賀舉進士有名與賀爭名者毀之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為是勸之舉者為非聽者不察唱而和之同然一辭宋郊為知制誥仁宗便欲大用有忌其先進者

譜之謂其姓符國號名應郊天又曰郊者交也代替之名也宋郊其言不祥仁宗遽命改之韓退之為之辯其理始明仁宗為人所惑而郊名遂改世之小人雖極險惡以正理折之亦何能為然為辯者少而為所惑者多也奈何哉

留青日札云吾鄉有田名白雲宗蓋洪武初抄沒元僧之產也元有帕克斯巴號金童少長學富五明故又稱曰巴喇密特及卒賜號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宣文輔治大聖

至德普覺真智佑國如意大寶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
師至治間特詔郡縣建廟通祀泰定元年又頒各行省
為之塑像二年西臺御史李昌言西番僧佩金字圓符
絡繹道途騶騎累百傳舍至不能容則假館民舍因迫
逐男子奸汙婦女白雲宗白蓮宗頗通奸利云云蓋僧
之為害如此而有國者不知禁且崇事之不亦過甚矣
乎

傾囊而付子難承養志之歡繼世而同居漸有閱牆之

除四語透徹人情非身歷其境者不能道出

儒教實以其實實天下之虛禪教虛以其虛虛天下之實陳白沙詩云六經皆在虛無裏是欲率古今天下而入禪教也豈儒者之學哉此楊升庵語也極切明時講學先生之病

隆萬以來異學之害曰熾武康程叔明送盧新庵集序中言之最詳其畧謂耿天臺言學楚中謂孔子素王釋氏空王合儒釋而並尊之天臺之作俑也李載贄師之

專言陰騭之事止以其身為緇流害猶未甚管登之師之為之押闔其說以為佛老二宗異吾夫子之身綱常同吾夫子之言性道性道難聞而於竺經聞所未聞當與周易詩書並傳者也嗟嗟自古惑世誣民有至此極者哉今其說浸淫宇內學士經生往往喜其不經之談爭奔走之飯僧放生之事家傳而戶習之矣不佞菲才綿力恨不能息邪說以正人心不知將何底極心竊憂之云云其言痛切之甚可以為時氛一砥全篇載金華

誌中

雙橋隨筆卷七

雙橋隨筆卷八

鳳縣知縣周召撰

凡人作用可預卜於無事之日謝元之伐苻堅也論者以為必濟盖觀其平時履屐之間皆得其任耳悠悠忽忽土木形體此輩人正當東之高閣况曹蜍李志奄奄如在泉下者乎

漏泄陽春參娘撥販至今未休吐百種鄉談千般扭扮

一生人我幾許機謀有限光陰無窮活計汲汲忙忙作馬牛何時了覺來枕上試聽更籌古今多少風流想蠅利蝸名誰到頭看昨日他非今朝我是三迴拜相兩度封侯採菊籬邊種花圃內都只到邱山一土邱惺惺漢皮囊扯破便是骷髏此元吳仲圭畫骷髏而題其上者先生以畫為元四大家之一而又能詩能書讀此辭董玄宰稱為錚錚人物不虛也余慕先生久而於去歲幸獲其真蹟一卷前書篔簹谷記而以偃竹數種繼之咏

以絕句真墨寶也余珍之甚而今春忽遭瑣尾之憂未卜可與趙子固水中禊帖共稱無恙否暑極讀先生見徹之語如身濯氷壺中因并記之以示後人之善收藏者

明宣廟時兩宮火藏金流入銅中鎔而為爐故後世偽造者逈不能及余於漢中得宣爐一或以為真物也余不能辨當珍之以俟賞鑒家耳

袁忠徹二婿一為盜死獄中一覆舟死於水二女皆寡

忠徽每談相則妻必吒云莫說言且相婿之目何在曰吾能人相不能天相也然則不能天相可見死生禍福權在於天而人不能與亦惟脩身以俟之而已又何必紛紛然以風鑑鳴於當世也哉

呂文穆公未第時薄遊一縣胡旦方隨其父宰是邑遇呂甚薄客有譽呂者曰呂君工於詩宜少加禮胡問詩之警句客舉一篇其卒章曰挑盡寒燈夢不成胡笑曰乃是一瞌睡漢耳呂聞之甚恨而去明年首中甲科使人

寄語胡曰臚聽漢狀元及第矣胡答曰待我明年第二人及第輸君一籌既而次榜亦首選兩人相見俱甚赧余謂此等氣量此等口吻殊為可笑如淺狹輕狂之輩時或有之胡旦不足惜豈有重厚如文穆而與人爭長論短不能自持若是哉凡記事之書如此類者不可輕信至寃却古人

宋徽宗亦有明白處宣和元年十一月乙未知温州蘊起奏臣昨謹將耕藉詔書刻石被以雲鶴安奉廳事仍

行下四縣依此施行自此風雨調順禾稼盛茂既已收穫枯荄又復生穗每畝得穀至一担七八斗乞令諸路州縣効此施行帝覽奏不樂云起謟佞一至於此何以儆在位其華飾手詔豈不是相侮可送吏部嗟夫稱祥說瑞借以媚君而其實以君為可誑相侮二字窺破小人之膽矣

陳后山好苦吟每登覽得句即急歸卧一榻以被蒙首家人知之即猫犬皆逐去嬰兒稚子亦皆抱持寄隣家

徐待其起就筆硯即詩已成乃敢復常此等家人最是難得想亦盡知作詩甘苦者不然何以幇襯若是

明賀公欽成化丙戌進士號醫閭先生與人言論侃侃白沙先生曰得毋鋒芒太露乎須涵養令深沉和平乃為美耳於是作書室於後圃徧書深沉和平向上之語於目前令有警惕必期至是乃已前輩之待相知諄諄告誡若此而受言如賀公則又徧書以自儆皆非後人所能及

陳子昂初入京不為人知有賣胡琴者價百萬豪貴傳視無辨者子昂突出顧左右曰輦千緡市之衆驚問答曰余善此樂皆曰可得聞乎曰明日可集宣陽里如期偕往則酒餚畢具置胡琴於前食畢捧琴語曰蜀人陳子昂有文百軸馳走京轂碌碌塵土不為人知此樂賤工之役豈宜留心舉而碎之以文軸徧贈會者一日之内聲華溢都下馮猶龍曰唐人重才雖一藝一能相與驚傳讚嘆故子昂借胡琴之價出奇以市名而名果成

矣若今日不惟文軸無用處雖求一聽胡琴者亦不可得惜哉先生凡語殊多感慨然余謂更有甚焉者子昂攜百軸文馳走京轂又有千緡碎琴酒餚畢具之力故能出奇市名耳若夫单寒之士交遊無計株守寒窻雖抱鬱龍繡虎之才身坐井中何由自見然則世之工於文而苦湮沒不彰者欲裝文軸而買胡琴已不可得矣何暇冀人之一賞其技也哉

呂需號水山唐栖人老而負俠骨徐文貞客也當新鄭

與文貞修怨時嘗偽為徐使者持文貞書而謁新鄭新鄭與之酒食不敢以勺粒下口至哀泣號訴達於新鄭之内夫人乳媪以下無不感動垂涕者皆為文貞潛解之而新鄭之意亦倦遂得書以復文貞而其禍始解昔牛僧孺與李德裕交惡李氏客不敢言及李丞相門戶如吕需者肯為文貞持書而且哀泣號訴以致其事之獲解賢於李氏之客遠矣宋子京餘醒猶在而遽為極其詆斥晏公之制以視水山寧不愧耶

戰國之士反覆傾險蔑棄彞倫不知孝弟為何物矣善乎趙諒毅之說秦王也秦王謂毅曰趙豹平原君數欺弄寡人趙能殺此二人則可若不能殺請率諸侯受命邯鄲城下毅曰趙豹平原君寡君之母弟也猶大王之有葉陽涇陽君也大王以孝治天下衣服之便於體膳啗之嗛於口未嘗不分於葉陽涇陽君葉陽涇陽君之車馬衣服無非大王之服御者臣聞之有覆巢毀卵而鳳凰不翔刳胎焚夭而麒麟不至今使臣奉大王之令

以還報敝國之君畏懼不敢不行毋乃傷葉陽涇陽之心乎秦王曰諾受幣而厚遣之以虎狼之秦而毅乃獨陳孝弟之理根極人情以暢其説雖鷙如昭王亦心折焉孟子而後毅亦朝陽之鳴鳳也哉

王無功有田十六頃在河渚間奴婢數十自課種黍春秋釀酒養凫雁蒔藥草自供與仲長子光服食養性欲見兄弟輙渡河還家遊北山東皐著書自號東皐子所享若是何假南面百城

文人不可無品立心未端不覺形之紙上使旁觀者掩口能無顏甲金陵吳某詩人也有元日懷嚴分宜相國詩一友見之笑曰開歲第一日懷朝中第一人似此便做到臘月晦亦未懷及我輩也至今傳之以為笑柄蓋此等著作出以示人惟欲假之以增光寵耳充其肺腸何所不至但不知分宜平日亦曾念及此公否

輕言輕諾輕信輕怒輕動輕交輕下筆總是一輕天下禍患皆自此起故穩重嚴慎者到底禍患不能及也

閩中武夷山有小桃源居萬峯之中秀色環抱石門一逕可杜而絶其中豁然别一天地有田有水又有村落可為伴伍養蜂蒸楮可以為生鵝鴨雞豚可以自給山寇所不及海賊所不到謝在杭以為武陵避秦之地未必勝此吾鄉遭亂以來避寇之人窮谷深山奔匿殆遍而迄無一家免於剽掠者安得有如小桃源者暫為家室耶

晉阮裕奉佛法敬信甚至大兒年未弱冠忽被篤疾兒

既是偏所愛重爲之祈請三寶晝夜不懈謂至誠有感者必當蒙祐而兒竟不濟於是結恨釋氏宿命都除欲以奉佛至誠免兒一死可謂愚甚然猶恨而知改世有已見其不靈而崇奉之心牢不可破者其惑溺尤在阮裕之上真可笑也

多讀書而不受書障方得理路透明老涉世而不參世機方得人情爛熟人不可無道心不可作道貌人不可有世情亦不可忽世情此眞深於明理之言

薛文清曰為學不是虛談道理須於應事接物處隨在詳審每日不問大事小事處置合宜便是學問到處若泛觀天下之書而不知善處事物究於實何補

吾衢先輩袁公采有世範一書所論物理人情齊家脩己之事甚備其書不另見而刻於唐宋叢書中余纔閱數則即斂襟起焚香讀之奉為桑梓典型方欲拈出以示兒輩而適遭世亂亦為有力者買之而趨矣不知何日尚能再購捧置案頭一誦否也

金主雍在諸帝中最為賢主以夫人烏凌噜氏守節而死終身不立后雅尚儉素命宮中之飾勿得用黃金嘗謂近臣曰朕於宮室惟恐過度其或興脩即損宮人歲費以充之至於佛法尤所未信梁武帝為同泰寺奴遼道宗以民戶賜寺僧復加以三公之官其惑深矣又曰亡遼日屠羊三百亦豈能盡用徒傷生耳朕每當食時嘗思貧民饑餒猶在已也彼身為惡而口祈福何益之有其他名言卓識有關治道者甚多中土之君有未能

窺其一二者對之能無慚色

呂文穆有知人鑒富言者文穆客也一日入白曰兒子十許歲欲令入書院事廷評太祝文穆許之及見驚曰此兒他日名位與吾相似而勲業遠過於吾令與諸子同學供給甚厚言之子即弼也後弼兩入相亦以司徒致仕果如其言

眉公巖棲幽事有云不能卜居名山即於陵阜迴複及林木幽翳處闢地數畝築室數楹插槿作籬編茀為庭

以一畝蔭竹樹一畝栽花果二畝種瓜菜四壁清曠空
諸所有畜山童灌園薙草置二三胡牀著亭下挾書研
以伴孤寂攜琴弈以遲良友凌晨策杖抵暮言旋此亦
可以娛老矣余無力買山惟願得境如此老眼婆娑足
怡晚景而再遭離亂遠隔家園幸緣蔦蘿之芘假以書
室數楹地處衆山之麓老樹參差鳥聲嚦嚦紙窻布幔
淨几無塵一編少倦則攜鐺出就泉石箕踞長松下看
友人對弈或拈險韻緩步搜詩與眉公所言相去雖遠

亦避亂人一時佳境也但世故方殷家人婦子俱在量
柴數米中時憂煎逼所謂俗物來敗人意無可奈何耳
石才叔蒼舒與山谷從遊尤妙筆札家蓄圖書甚富文
潞公帥長安從借所藏褚遂良聖教序墨蹟一觀潞公
愛玩不已因令子弟臨一本休日宴僚屬出二本令坐
客别之客盛稱公者為真反以才叔所收為偽才叔不
出一語以辯笑啟潞公云今日方知蒼舒孤寒潞公大
喙坐客赧然凡人身處富貴之地趨附者必多擇人而

交甚不可濫潞公稱為賢者而坐客如此皆蠅營蟻附之徒耳非才叔冷語逼人公在熱鬧場中想亦未能看破也

語云教婦初來教子嬰孩北齊安德王延宗高文襄第五子母陳氏魏廣王妓也延宗幼為文宣所養甚愛之年十二猶騎置腹上令溺己臍中抱之曰可憐止有此一個封定州刺史於上大便使人在下張口承之後為周武帝見擒誣反以椒塞口而死

宣和間芒山有盜臨刑母來與之訣盜對母云願如小兒時一吮母乳死且無憾母與之乳盜嚙斷乳頭流血滿面母死盜因告刑者曰吾少也盜一菜一薪吾母見而喜之以至不檢遂有今日故憾殺之嗚呼孟母擇居近於學宮而後定而曾子不敢以言戲其子義方之訓必早豫於未離未琢時而徒懷舐犢之愛使之習與性成而不可救人子之不肖為父母者豈盡無過

滇俗崇釋信鬼鶴慶元化寺稱有活佛歲時士女會集

動數萬人爭以金泥其面林俊按鶴慶命焚之父老爭言犯之者能致雹損稼俊命積薪舉火果雹即止火發無他遂焚之得金數百兩悉輸之官馮猶龍曰五斗米白蓮教之禍皆以燒香聚眾為端有地方之責者不得不防其漸非徒醒愚救俗而已夫佛以清淨為宗寂滅為教萬無活理且言犯者致雹此山鬼伎倆佛若有靈肯受人誣乎即果能致雹亦必異物憑之非佛所致也況邪不勝正異物必不能致雹火舉而雹不至大眾亦

何說之辭哉云云余謂林公此舉極善而猶龍先生之論亦甚侃侃然尚有可慮蓋天下事斷之以理而已若必待不雹而後可焚則事之偶然湊合者原不可必萬一方焚而雹適至則其令須寢而父老益將張大其威靈以為驚世駭俗之實據佛之為害於是乎愈不可挽矣善乎第五倫之治會稽張詠王曾之禁訛言與錢元懿之斬巫媼也第五倫為會稽守會稽多淫祀好卜筮民常以牛祭神百姓財產以匱其自食牛肉而不以

薦神者發病且死先為牛鳴前後郡將莫敢禁倫到官
移書屬縣曉告百姓其巫祝有依託鬼神詐怖愚民者
案論之有妄屠牛者吏輒行罰民初頗恐懼以祝詛妄
言倫案之愈急後遂斷絕百姓以安張詠知成都民間
訛言有白頭老翁過食男女詠召其屬使訪市肆中有
大言其事者但立擒解來明日得一人命戮於市即日
帖然詠曰訛言之興沴氣乘之妖則有形訛則有聲止
訛之術在於明決不在厭勝也天禧中民間訛言有妖

起若飛帽夜搏人自京師以南人皆恐王曾令夜開門敢倡言者即捕之卒無妖錢元懿牧新定一日閭里間輙數起火居民頗憂恐有巫楊媪因之遂興妖言曰某所復當火皆如其言民由是競禱之元懿謂左右曰火如巫言巫為火也宜殺之乃斬媪於市自此火遂熄數

公斬釘截鐵之手何等痛快

吾里中士子異言異服婦女披緇持穗子修西方其老人年貌衰憊則問罫罷拜黄冠講嬰兒姹女養汞燒丹

市井下戶炊半菽熟先飯沙門求福果而饑餓其父母與兒女家廟則奉佛修羅天神人鬼而黜祖考世教民風既至此矣足下勿更益薪改步而趨就平易使下里愚氓信足下無他則人我蕩蕩平平偕之大道希聖希天何以加此此郝楚望先生與田肖王書也今日人心風俗之壞多坐此病焉得當事者刋布此書使家諭而戶曉乎

林唐翁曰檜亡東周之始曹亡春秋之終夫子之刪詩

也繫曹檜於國風之後檜之卒篇曰思周道也傷天下之無王也曹之卒篇曰思治也傷天下之無伯也

觸情縱欲謂之禽獸苟可而行謂之野人安故重遷謂之衆庶辯然否通古今之道謂之士進賢達能謂之大夫敬上愛下謂之諸侯天覆地載謂之天子是故士服黻大夫黼諸侯火天子山龍德彌盛者文彌縟中彌理者文彌章也

明仁宗好學右文詞翰兼精尤喜科舉之業在青宮已

然踐阼猶不廢每得試錄必指摘瑕病手標疏之以示
臣工嘗戲語人曰使我應舉豈不堪作狀元天子
憲宗受終日英宗遺言不用殉葬宮嬪故憲宗賓天亦
有是命
王敦如廁誤食甘棗澡豆王安石禁中與宴食釣餌盡
楪仁宗言其詐仁和學師茹芮有人餽龍涎餅一盒不
知為香每席各供一楪自既餐盡復勉强勸人食之衆
皆掩口而不敢言止稱其美而袖之昔人一事不知以

為深恥如王敦茹茹實為可笑若安石者豈有見釣餌而不識者乎乃終被仁宗看破何苦乃爾

屏之張也直則不可立必也回而曲之輪之轉也方則不可行必也揉而圓之處世亦然故屏必有輻輪必有軸屏雖欲曲不可不齊輪雖欲圓不可不正君子自處也亦然此于轂山璞言也士君子不幸而處末流之世不曲不圓則出門有碍而天地為之不寬然圓曲之中而終不失其齊與正然後可以立身可以應物今日之

人但求屏之立輪之轉耳後半截語置之腦後矣烏乎
可

唐玄宗御五鳳樓觀酺宴令三百里內刺史縣令各以
聲樂集樓下時多以車載樂工數百皆衣文繡服箱之
牛皆為虎豹犀象之狀魯山令元德秀惟遣樂工數十
人聯袂歌于蔿于蔿者德秀所為歌也宋時聖壽
日州縣皆集僧道誦經惟陸象山令儒生講洪範皇極
錫福一章時議韙之載聲樂衣繡以逢君集僧道誦經

以媚主一時情狀如戲如痴不復知有帝王賢聖之道
矣得魯山象山兩先生差為儒臣吐氣
屠長卿喜談玄馮開之每以為譏而已則溺於西方之
教口角津津其與長卿書云談玄者紛紛甲乙可否迄
無定論秦皇漢武竭天下以奉之不足徒為後世笑何
況我輩請以一丸泥封戶而專意無生之業云云其為
人謀也如此然獨不思梁武帝奉佛至於捨身而不惜
而其得禍也為更慘又豈止秦皇漢武為人所笑乎身

在夢中而又笑他人之囈語以先生之人品學問文章亦復乃爾直不可解也

三國志非僻書也而世人多以為演義雖以李長沙之學亦用明燭達旦等語以為文徐文長曾有書言之馮開之先生日記內有曰余以嘉善于丞之任有書相聞所寄三國志乃是俗本演義向在南都一北臺使者見問所刻三國志得非演義乎余微笑語其實何獨一丞云云蓋今之以演義為三國志者比比然矣又何止一

丞哉噫

桓榮讀書十五年不窺園何休十七年不窺門劉焯十年不出戶徐遵明六年不出門齊沈驎年過八十手寫書滿數十篋徐廣年過八十猶歲讀五經一遍陳瓚年踰九十猶勤筆硯著經史系華十卷

拔巖徒而相恐其驕也夢以先之載釣叟而師恐其疑也下以先之聖人不得已而喻愚俗也不知者以為真夢而娃嬴進矣筮而驪姬進矣

常疑公家文移自上行下者用一仰字而不知其解偶見孔氏雜説謂北史時已有此語北齊孝昭皇帝紀詔定三恪禮義體式有仰議之語然亦未解其義也

乾隆御覽之寶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雙橋隨筆卷八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葉葵
謄録監生臣龔果